

說部叢書

第十集  
第一編

冒險小說

金銀島

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湖 南 圖 書 審 查 會 採 用

## 學校衛生學

三角

【批詞云】是書為日本瀨川博士原著。先生以精於小兒科擅名。出其經驗。著為是書。

洵有特別之價值。譯者能以簡潔

之筆達之。尤非易事。我國衛生一道。素味講

求。小學校為兒童發育之初基。以此施之師

範教育。致諸實用。其幸福又何可

言。誠教授上必需之善本也。

## 生理衛生學

一角五分

【批詞云】是書簡明而該括。篇幅雖無多。而

教材無不備具。且選圖亦精

確可喜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甲辰年九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

(金銀島一册)

(每册定價大洋貳角)

原著者 英國司的反牛

編譯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 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法  
商務印書館

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 
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蘭州

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

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蕪湖南京  
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# 金銀島

霍根司哲姆者。其父設逆旅於英國勃立司拖地方。一日有客至。狀似航海爲生者。面樸黑。體偉。衣藍色水手衣。垢穢甚。積污黥指甲。頰有刃傷。造其門。徬徨四顧。哲姆之父延之入。卽索紅酒甚急。酒至。立盡。復回顧門外小港山峯。又視寓招。云地尙不惡。不識旅客幾何。哲姆父曰。甚寥寥也。客曰。此真我居處矣。顧僕夫。令運入行篋。自言在此候一船。性最爽直。惟好飲紅酒。汝等但呼我爲船長可也。言畢。出金錢三四枚。擲地上。云用罄再來索取。詞色甚嚴厲。詢僕夫。則云昨從某處受雇。聞此間清靜。故來。究不知爲何許人也。

其人緘默寡言笑。日惟徘徊門外港畔。或登峯。挾一黃銅遠鏡與俱。晚則默坐廳事。火爐旁。飲紅酒不已。有與之言者。不答。但鼻作呵聲。如吹角然。同居者習知其性。亦安之。每戶外歸。必諄諄問有航海人來否。初以爲望其同侶。後知其意在避人。偶有航海者來宿。則歸時必先入簾外竊視而後入。入亦默不言。惟與哲姆則稍親。一

日引哲姆至僻處。許月給四辨士。令留意如有隻足航海人來。卽密告。哲姆往領辨士時。則又呵以鼻。怒以目。數日後。復給之。仍屬留意如初。

哲姆因其畏隻足航海人之甚也。心惴惴莫能釋。值風雨之夕。門外海潮怒號。心目中恍若見隻足人來。有時一足若斷在膝間。有時若斷在踝骨。有時若並無足。惟一足生腰際。夢寐中常見其來相追逐。哲姆倉黃奔避。蓋心存疑畏。又戀四辨士。不敢稍怠。故刻不能忘。致成種種幻想耳。

然哲姆雖畏隻足人。而畏所謂船長者尤甚。船長飲酒數醉。醉則抗聲而歌。旁若無人。或傳杯於衆。強衆同歌以和。衆畏之甚。不敢不從。恐或觸其怒。則不測在須臾也。或忽猛擊其桌。令衆靜聽其自述生平危險事。有問之者。則怒其僂言。不問。則以爲衆人不欲聽也。又往往攘臂怒罵。且不許人偶離座。必待其酒酣而寢。人始得去。其所譚或海盜刦殺。或船遭風險。及西班牙人在海面之事。察其詞氣。知所交者必爲強暴無疑。不特所譚事駭人聞聽。卽其言笑時。氣色怪厲。令人望而生畏。哲姆父

深憂此人不。則他客不來。以其犷悍之狀。見者無不却步。哲姆之意。則反以爲有益。卽衆人亦始畏之而終愛之。蓋人習安則易弛。正不可無此種人以資振作也。往往有少年人。故作喜聽其事之狀。贈以譚名。曰老海狗。又云英國海面之力全藉此輩云。

其最足令人厭者。乃久居不去。存錢已盡。哲姆之父畏其強不敢向索。時或試問之。則鼻聲如雷鳴。目睥然直視。哲姆之父瑟縮而出。然哲姆則見其終日不甯。又時防隻足人來。知其死期不遠矣。

客僑居哲姆父逆旅中甚久。從不一易其衣。惟偶一購襪。帽折一角亦不覺。並不修補。衣破則自縫綴。從不見作一札。亦未見收一信。同居外不交一言。卽與同居者言。亦必在醉後。至其所攜來行篋。則貯於樓上。從未一啟。

亡何。哲姆之父病革。延醫利弗山至。時已薄暮。會所乘馬未來。哲姆留餐。邀至廳事。少坐以待。時船長亦在座。已大醉。利勿山性好潔。適與船長相反。忽船長放聲高歌。

利正盛談新法醫麻病之藥。聞船長高歌。頗不悅。船長忽擊桌。衆喻其意。各斂容寂然。利畧不介意。談笑如故。船長怒以目不動。擊桌聲益厲。皆大張。利仍不動。船長大叱無譁。利云。汝此言是否爲我發者。船長又如前叱之。利云。我止有一言。汝若不戒飲。則世間將少一至污極穢之惡物而已。船長大怒。出所佩刀指利。目光自刀鋒最銳處出。若欲洞其胸者。利殊淡然不爲意。徐答云。汝不卽斂刀。則下次審期。汝必受絞罪以死。船長怒甚。瞠目視利。利亦抗視之。頃之。船長退伏於座。噤不出聲。利又云。我今旣知邑內有此惡物。我必慎防之。嗣後如聞人談及汝不法事。如今夕者。我必驅汝出境。我固非專爲醫生。亦本境邑宰也。有頃。利所乘馬已來。遂去。而船長則受此一懾。甯靜者數日。

未幾。又遇一事。乃正所以速船長之死者。時隆冬霜雪交集。狂風怒吼。哲姆父病正革。哲姆與其母。親理湯藥外。又料量逆旅。不暇問他事。幾忘此惡物矣。一日清晨。霜甚重。日尙低。船長已起。佩刀攜遠鏡而去。哲姆猶見其呵氣凝成白色如煙霧。行時

口中且喃喃不已似詛罵利醫士者

哲姆之母在樓上。哲姆在廳事爲船長備早膳。以俟其歸。忽門外來一人。素不相識。其面無血色。左手缺二指。腰雖佩刀。狀不類善鬪者。哲姆每見航海人。必審視其爲隻足與否。今見其非服水手服。惟舉止間形其爲航海人而已。哲姆問所欲。則云飲紅酒。哲姆正欲往取。其人踞坐。指桌上呼哲姆曰。此是否爲我友畢爾而設。哲姆曰。君友畢爾。得非所謂船長者乎。固佳客也。其人曰。我友畢爾。亦可稱爲船長。然亦可稱爲非船長。其頰有刃傷。飲酒多。則甚有意趣。且所傷在右頰。今且問汝。彼何往。哲姆曰。方出外散步。又問向何方去。哲姆具答之。並云不久卽歸。其人曰。我深願與畢爾同飲。言次。面色頗不悅。哲姆意其誤會。然此皆不預己事。故亦不與辨。其人往復步行門內。時竊窺窗牖。卽哲姆偶出門。必呼之速入。哲姆未卽入。則厲色促之。面甚獠惡。哲姆見之。每失色。旣入門。則又和藹。手拊其肩。稱爲佳兒。自云有一子。與之相似。凡兒童以順從爲第一要事。凡與我友畢爾同在船上者。斷不容待第二次號令。



始行之人。旋指門外。曰。此非我友畢爾手挾遠鏡來耶。汝且與我至廳事。伏門後。待其入以驚之。何如。卽攜哲姆入廳事。伏門後。哲姆甚疑懼。蓋覩此情狀。知其實膽怯也。其人至門後。拂拭刀柄。且鬆其鞞。頃之。船長自外來。昂然詣其早膳之桌。絕不旁顧。其人忽呼曰。畢爾。船長回顧。陡然失色。面本櫻黑。突變爲青。而舉止盡失措矣。

其人猝問船長曰。畢爾。汝尙憶昔日同伴否。船長曰。汝非黑狗耶。其人曰。我非黑狗而誰。今特來訪我舊友畢爾。噫。畢爾。我二人分離已久。又舉手示之曰。自我失二指後。已轉瞬數年矣。船長厲聲曰。汝等必蹤跡我。究欲何爲。可直言。黑狗曰。汝應有此問。我欲先飲紅酒一杯。與汝徐商榷之。庶不失同伴之誼。哲姆應命往取紅酒。酒至。則見二人已入坐。黑狗側坐於近門處。似意圖逃避者。呼哲姆令去。並將門大開。哲姆退出。屏息細聽。終不得端倪。惟隱聞詬罵聲。繼而聲漸高。船長之聲爲多。大致皆惡言。船長復大聲曰。不能不能。若將受國法得絞罪。則衆人共得之。繼以詬譁聲。及掀翻桌椅聲。似兵刃已接者。又聞呼痛聲。突見黑狗狂奔而出。船長自後追之。手各



持刀而黑狗左肩血流如注。將及門首。船長舉刃猛斫。爲寓招所格。牌中刃中裂。黑狗之身。幾與此牌類矣。

賴此一擊。二人始散。黑狗雖受創。走甚捷。轉瞬不見。船長注視所碎之牌。癡立不語。輒以手數數拭目。少頃。退入。呼哲姆取紅酒來。而已兩足無力。行必扶牆矣。哲姆問受傷否。答云取紅酒來。取紅酒來。我非速去此不可。哲姆往取酒。匆促間碎一瓶。一杯。及得酒。尙未送至船長處。聞廳事內有聲。比奔入。船長已仰臥於地。哲姆之母。聞聲自樓下。急與哲姆扶其首起。氣息甚急。目瞑口噤。面甚可怖。哲姆之母曰。汝父病亟。又遭遇此種事。家真不幸哉。

哲姆母子莫測其病之由。以爲必格鬪時受重傷也。哲姆欲以紅酒強灌其口。則牙閉不得入。正張皇間。適利醫士至。

哲姆問利其傷在何處。應如何處置。利答曰。此人已近天年。然未受傷。中風而已。語哲姆之母曰。夫人請休。勿與病者言及此事。我試救之。然殊不值也。回顧哲姆取一

盆來。盆至。見利已解船長之袖。露其臂。臂刺花紋及吉祥語如順風等字。又有一處。刺其名曰波恩畢爾。利指之曰。畢爾。我今將見汝之血矣。問哲姆畏血乎。哲姆曰。否。利乃命哲姆持盆。已取刀裂其一血管。血迸出。船長始張目四顧。若不解其所以至此者。見利醫士在側。則甚畏。回見哲姆。始稍解。忽變色曰。黑狗何往。利云。此間並無黑狗。惟汝自黑色耳。汝飲酒過甚。至於中風。我頃曳汝自墓中出。然我深不願也。畢爾。船長不待其言畢。卽自辯云。我非畢爾。利曰。此固一海盜名。我取其便。故以呼汝。我今告汝。汝飲紅酒一杯。尙不至死。惟連飲不休。則終不免耳。汝須知不戒紅酒。死期不遠。今汝且起。我扶汝至臥榻何如。遂與哲姆曳之登樓。置榻上。則其首已倒向枕後。氣息僅屬矣。利指之曰。實告汝。紅酒二字。在汝卽可作死字觀也。

利醫士言竟。卽往視哲姆之父。旣出房。謂哲姆曰。此無妨。我頃已去其血不少。足令其甯靜數日。大抵至少一星期。此甚有益於汝也。然其人若再中風。則必死無疑。至午。哲姆持藥水入船長房。見其體甚弱。且有畏懼之意。謂哲姆曰。我待汝最厚。汝

亦解事人。我每月必給汝四辨士。汝須知我生平從不肯濫費一錢也。今我舉目無戚。身復羸弱。請與我紅酒一杯可乎。哲姆曰。醫士。船長不待言畢。卽曰。醫士爲世間最可恨人。彼何知我嘗往來阿非利加洲最熱之地。近火山地常震者。彼醫士安知此等地上。實告汝。我恃紅酒爲生。紅酒與食。不可須臾離。汝若不給我紅酒。則我身如舟之膠淺。將立死矣。遂痛詈醫士不止。又舉手謂哲姆曰。不見我指顛不已。雖欲令不動。不可得。今日尙未得涓滴。彼醫士何知。我不飲紅酒。則命必不保。我眼中隱隱見已死之弗令脫在汝背後。此皆不飲之故。汝若與我紅酒一杯。則給汝金一鎊。言次。其聲漸厲。

哲姆之父。是日病更甚。哲姆懼驚之。憶醫士曾言飲一杯尙不至死。今見其如此。遂言誰欲汝金一鎊。惟汝已負欠不少矣。今姑與汝一杯。毋得多索。遂遞與之。船長攬飲立盡。曰。得此差可。且問汝。醫士言我須休臥幾何時。哲姆曰。至少一星期。船長曰。若然。余必殆矣。今黑狗逸去。必在外謀害我。彼輩於己所得者不能守。而欲得人之

所得。此豈航海人之所爲耶。我生平最節儉。從不妄用一錢。亦不願失一錢。今此輩眈眈於我。我雖不之畏。然必有以待之。會當避居他處耳。言次。欲強起。覺足僵不能動。語意雖壯。聲則甚微。令哲姆助之起。則耳鳴目眩。又急令扶掖以臥。哲姆未及措手。已頽然倒枕上。頃之。又曰。哲姆。汝未見今日之航海人來乎。哲姆曰。其黑狗乎。船長曰。然是人極凶險。然尙有甚於彼者。今我若不速離此地。則彼等必以黑點相加。汝知彼輩所欲者。卽我之行篋耳。汝今能騎馬速至醫士處否。若能。卽告以速率衆來此。盡捕當日弗令脫所部。我卽弗令脫之大副。當日弗令脫瀕死時。曾舉以畀我。故惟我一人知其處。若彼輩以黑點加我。或見黑狗及隻足人復來。則不必往醫士處首告矣。哲姆曰。所謂黑點者何物。船長曰。此航海人所用隱語。待其旣來。當以相示。惟汝當慎防之。言至此。聲漸微。哲姆以藥進。船長飲之。甚有難色。飲畢。曰。航海人服藥者。當以我爲首矣。頃之。沈沈睡去。

使此事措置得宜。則其結果尙未可知。且哲姆畏船長甚。自當速往利醫士處首告。

否則船長知其未去。勢必遷怒及之。其危險有不能豫料者。然是夕哲姆之父竟病歿。哲姆料理後事。復雜以逆旅諸務。日不暇給。餘事一切不問。故船長所屬及其畏懼之心。俱已付之度外矣。

次日船長已下樓。食雖視前爲減。而飲則過之。往往自向酒欄內取酒。莫敢阻止。哲姆父殯前一日。已大醉如前。輒放聲狂歌。令人厭聞。此數日內。利醫士因事去數十里外。自哲姆之父歿後。尙未一來。船長之病。日久愈劇。猶上下樓梯及自廳事至酒欄。往來不已。或時以鼻露門外嗅海水。然行必扶牆。與哲姆不甚言語。故哲姆私幸彼或已忘前言。惟性更暴烈。醉則拔刀置桌上。旁卽有人。亦不顧。有時兀立若沈思。或任意唱鄉里豔曲。幾若有心疾者。

如是者一二日。至殯後一日午後。約三句鐘。哲姆正立門外。憶其父死狀。視門外霜氣正濃。倍覺淒黯。遙見一人以杖捫路而來。知爲瞽者。目與鼻俱蔽以綠布。行步頗龍鍾。外披一大斗篷。更覺可厭。哲姆生平從未見似此醜狀者。至逆旅門。止步。自言

因國家戰事創二目。今不能見。求行善者告以今在何處。哲姆曰。汝今在勃拉可之彼波逆旅門首。其人又言。何處來一少年之聲。可否以手與我。引我入內。哲姆與以手。瞽者緊握之。哲姆欲斂手。瞽者略用力。卽曳哲姆近身旁。云引我至船長處。哲姆曰。我不敢。瞽者曰。我爲汝計耳。汝不知船長今已大變其性。坐時必橫刀於前。前已有人來言未畢。又曰速去速去。哲姆聞其聲加厲。大懼。手痛甚。不敢不引之入。瞽者一手執哲姆手。隨之前行。又曰。直引我至其前。令其見我。告以有友來訪。不然。我卽以此相敬。遂扭其手臂幾折。哲姆痛入髓。不敢違。因畏瞽者甚。遂盡忘其畏船長之心矣。

既至。如其言呼船長。船長舉目見瞽者。酒頓醒。欲起立而無力。瞽者曰。勿起立。但坐原處。我雖不見。而耳能聞手指顫動之聲。今公事公辦。請出汝左手。謂哲姆曰。汝可將其左手移近我右手內。哲姆急如其言。見瞽者自右手掌中出一物。置船長左手。船長受之。瞽者釋手。奪門而出。其捷速有非人所能料者。瞬息間已聞路上履聲橐

橐去矣。二人茫然若有所失。少頃。哲姆始釋船長之手。船長急視手中物。呼曰十點鐘。噫。僅祇六小時矣。然可乘此時爲之。遂躍起。奈已無力。身搖顛不定。仆地而倒。哲姆掖之。並呼其母。猶未至。而船長已中風死矣。

哲姆本不喜此人。近見其病。亦憐之。今驟觀其死。父喪方新。哀心易感。不覺涕流被面。

船長既死。哲姆急奔告其母。議所以處置之法。蓋所處之境頗覺進退維谷也。船長所攜資財。自應檢出。以償其久居所逋。所慮者仇人之至。未必不爲其財。設見其資。落他人手。豈能忍置。每一念瞽者及黑狗之狀。令人驚悸。然此二人勢必復來。船長本令哲姆馳馬往告利醫士。哲姆私念。去則其母更孤立。斷不能出。若久居屋內。又萬不安。每聞時鐘擺動聲及火爐煤屑墜落聲。卽驚疑不已。蓋人一存畏怯心。往往愈思愈甚。有途中寂然。而如聞足聲者。總之一切思想。由畏懼生。非憶及船長之尸。卽想及瞽者之狀。如負芒刺。如坐針氈。剎那間萬慮奔集。計惟有速去此地。遲則無



及。

於是母子二人倉皇出走。計惟求助鄰人。哲姆家本孤立。距鄰村雖僅數百步。各居山之左右。故不相見。時已傍晚。霜霧交集。幸往鄰家之路。適與瞽者來處反向。冀或不至相遇。行未數武。回首引耳以聽。知尙無危險。遂彳亍而前。及鄰家門。已昏黑矣。哲姆見窗上人影。不禁狂喜。入門。卽具舉以告。皆驚愕欲絕。哲姆自言無策。聞者益斂足不敢前。而弗令脫之名。哲姆未之知。若輩則耳之熟矣。故一聞爲弗令脫餘黨。無不心膽欲碎。紛議逾時。雖有人肯馳馬往告利醫士。卒無肯助哲姆守家者。哲姆之母語衆人曰。君等不敢去。我惟有與哲姆歸耳。哲姆已無父。我深不願其失財。我今卽偕哲姆行。笑君等鼠膽耳。我定發其篋。取其資以償所負。雖死亦當爲之。並持此囊去。貯錢歸也。哲姆聞母言。亦挺身請行。衆雖爲哲姆母子危。終無敢偕行者。惟給以手槍二。並備馬兩匹。遇追者至。卽乘之。其一人則超乘詣利醫士許請援。哲姆母子攜手而出。冒險前行。心益恐怖。時月已上升。高出霧界。路漸光明。母子行更急。

恐月光下避匿不易。時側耳。幸未聞聲。息未幾。入門。哲姆急自內鍵之。二人在黑暗中癡立片時。其母自酒欄中。摸得火柴。燃一燭。然後入廳事。則船長仍僵臥未移。目未瞑。一臂伸向外。其母令哲姆亟閉百葉窗。恐外有竊瞰者。

哲姆既閉窗。其母曰。樓上行篋之鑰。必藏其身。不知誰肯採取也。言畢。以巾拭淚。哲姆俯首。見地遺一黑紙。拾視之。一面塗黑。一面書云。待至今晚十點鐘。哲姆知此卽船長所畏之黑點。乃告其母曰。若輩必十點鐘始來耳。忽聞室內鏗然有聲。則自鳴鐘僅六下。始稍安。哲姆之母曰。速覓鑰。哲姆徧搜船長身。惟有數小錢及針綫煙斗小刀指南針等物。不覺失望。其母曰。或在項間。未可知。哲姆撕破其領。得一繩。垢膩不堪入手。卽取小刀割之。其繩上繫一鑰。不禁狂喜。急奔上樓。至其臥室。見行篋無異尋常水手所用。火烙篋頂成B字。意卽其名。篋之四角。已漸磨損。知其用已久。母曰。持鑰匙來開鎖。鎖甚緊。力啓之。篋中煙氣至重。並有柏油氣。面有衣一襲。新若未經著者。衣下有紀限儀一。薄鐵罐一。煙葉數捲。極精手槍二。銀條一。舊時表一。又零